聖學輯要 一

統說
總論修己
立志
收斂
窮理

聖學輯要序

臣 按道妙無形文以形道四書六經既明且備固文求道理無不現第患全書浩渺難以領要先正表章大學以立規模聖賢千謨萬訓皆不外此此是領要之法西山真氏推廣是書以為衍義博引經傳兼援史籍為學之本為治之序粲然有條而歸重於人主之身誠帝王入道之指南也但卷帙太多文辭汗漫似紀事之書非實學之體信美而未能盡善爲學固當博不可徑約但學者趨向未定

立心未固而先事乎愽則心慮不專取捨不
精或有支離失真之患必也先尋要路的開
門庭然後愽學無方觸類而長矣况人主一
身萬機所叢治事之時多讀書之時少若不
撮其綱維定其宗旨而惟愽是務則或拘於
記誦之習或溺於詞藻之華其於窮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未必真能有得也 臣 以腐儒
遭遇 明時仰覩
殿下聰明睿智出於天資誠以學問之功涵養
成就以充其量則東方可見堯舜之治千載

一時幾不可失顧臣輕踈浮淺才器旣下鹵
莽滅裂學術又荒葵藿之誠雖切効忠之路
末由竊念大學固入德之門而眞氏衍義猶
欠簡要誠能倣大學之指以分次序而精選
聖賢之言以塡實之使節目詳明而辭約理
盡則領要之法其在斯矣以是進於吾
君則芹曝之獻雖不免傍人之笑螢燭之光庶
有裨
日月之明矣於是廢棄他功專事摭要四書六
經以及先儒之說歷代之史深探廣搜採掇

精英彙分次第刪繁就要沉潛玩味反覆檃括兩閱歲而編成凡五篇其一篇曰統說者合修己治人而為言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其二篇曰修己者即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其目有十三其一章則總論也其二章曰立志三章曰收斂者定趨向而求放心以植大學之基本也其四章曰窮理者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其五章曰誠實六章曰矯氣質七章曰養氣八章曰正心者即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也其九章曰撿身者即

大學所謂修身也其十章曰恢德量十一章曰輔德十二章曰敦篤者申論誠正修之餘蘊也其十三章則論其功效而修己之止於至善者也其三篇曰正家四篇曰爲政者即大學所謂新民而正家者齊家之謂也爲政者治國平天下之謂也正家之目有八其一章則総論也其二章曰孝敬三章曰刑內四章曰教子五章曰親親親者言孝於親刑于妻子友于兄弟之道也其六章曰謹嚴七章曰節儉者推演未盡之意也其八章乃說功效

則齊家之止於至善者也為政之目有十其
一章則總論也其二章曰用賢三章曰取善
者即大學所謂仁人能愛能惡之意也其四
章曰識時務五章曰法先王六章曰謹天戒
者即大學所引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之意也
其七章曰立紀綱者即大學所謂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之意也其八章曰
安民九章曰明教者即大學所謂君子有絜
矩之道而興孝興弟不倍之意也其十章則
終之以功效而治國平天下之止於至善者

也其五篇曰聖賢道統者是大學之實跡也合而名之曰聖學輯要終以傳道之責望於
殿下者亦非過言
殿下當五百之期居君師之位有好善之智寡慾之仁斷事之勇誠能終始典學勉勉不已則勝重致遠何所不至乎只緣愚臣見聞不博識慮未透其於銓次固多失序但所引聖賢之言則無非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也不可以愚臣之誤分條理輒輕前訓也或有愚臣一得之說厠乎

其間而亦皆謹稽謨訓依倣成文不敢肆發
贅言以失宗旨臣之精力於斯盡矣如
賜睿覽恒置几案則於
殿下天德王道之學恐不無小補矣此書雖主
於人君之學而實通乎上下學者之博覽而
泛濫無歸者宜收功於此以得反約之術失
學而孤陋寡見者宜致力於此以定向學之
方學有早晚皆獲其益此書乃四書六經之
階梯也若厭勤勞安簡便以學問之功為止
於此則是只求其門庭而不尋其堂室也非

臣所以次緝是書之意也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秋七月旣望通政大夫

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叅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 臣 李珥拜手稽首謹序

聖學輯要目錄

爲政第四 凡十章

聖學輯要目錄圖

統說第一 ○○ 修己第二

揔論修己正

揔論
立志
收斂
窮理
誠實
矯氣質
養氣

正家第三

揔論
孝敬
刑內
敎子
親親
謹嚴
節儉
功效

聖賢道統第五

克盡修己正

家爲政之道

正心
檢身
恢德量
輔德
敦篤
功效

爲政第四

揔論
用賢
取善
識時務
法先王
謹天戒
立紀綱
安民
明教
功效

家爲政之道

聖學輯要凡例

一先舉撮要之言爲章(即大文也)引諸說以爲註其章則以四書五經爲主而間以先賢之說補其不足註則以本註爲主而雜引經傳諸書

一凡所引之書不論世代高下一以功程先後文義語勢爲次序雖因用功之序分箇先後不必行一件淨盡無餘然後方做一件間有一事而分屬二章者(如敬旣屬收斂章又屬正心章窒慾屬矯氣質寡欲屬養氣之類)非章章各爲別項工

夫截然不相入也

一凡所引大文只録本書之名于下不必一

一稱某人之言若本文書某曰（如子曰孟子曰之類）則亦從本文或本文雖無名稱而必以名稱著其意者則或書某曰或註于下如帝舜命禹伊尹訓太甲之類他皆倣此若易詩則必標本書之名于上註其卦名篇名于下以其文字不倫他書故也但易中孔子之言則不拘此例

一凡註則只書某曰而不録本書之名以省

其文字

一凡一章之內雖一書之言語意不聯則圈而別之雖他書之言語意相接則不圈若註則段段皆圈連引一人之言則書又曰以起端

一凡引古語雖非聖賢之言當理則取之不以人廢言

一凡所引之說或斷章取義或去其間語句或非一時之言而合為一段使無欠闕皆不拘本文用活法但有刪節而不敢添一

字

一先儒姓鄉別號或書或不書皆因本文非
文義所關故也周程張邵朱五先生必稱
子程子依四書註例不分伯叔

一凡章末及逐段有可議論處則僭陳管見
必書臣按以別之且低書

一小註大槩是管見若引先賢之說則書某
曰以別之若字義音訓及些小語句則不
必一一錄其所出

統論

聖學輯要卷之一

統說第一 單一章

臣按聖賢之說或橫或竪有一言而該盡體用者有累言而只論一端者今取體用捴擧之說爲首篇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中庸 下同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 理氣元不相離即氣而理在其中此承陰陽化生之言故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非謂有氣而後有理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

常之德所謂性也〔健是陽之理順是陰之理五常之德乃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理〕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却是道因人方有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

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朱子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愼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道鄕鄒氏曰愼獨最爲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閒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著力無由有過

舉故中庸以此言爲篇首○程子曰有天德
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天德即修己之功效王道即正家爲政之規矩愼獨是修己正家爲政三者之樞紐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
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
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
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
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爲性之

德和爲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此言性情之德體段如是非指工夫而言上文戒懼愼獨乃下文致中和之工夫也○又曰心主於身而無動靜之間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用而感而遂通者也○胡季隨曰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涵養省察之說始見於此詳見下正心章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愼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盖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

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戒懼靜時敬也慎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是此理此書之言敬始此實修己治人之綱領也○朱子曰右子思述所傳之意孔子傳道於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故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

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下同

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朱子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玉溪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

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朱子曰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

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朱子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朱子曰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臣按明己德者體

也新民德者用也明明德於天下者合體用而言之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格字有窮至兩意格物之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只是至字之意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右逆推工夫○又曰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又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

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又曰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此句與下句對說故文勢如此其意則物物理無不到極處云爾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謂事物之理各

詣其極也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謂吾心隨所詣而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右順推功效○程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建安葉氏曰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臣按聖賢之學不過脩己治人而已今輯中庸大學首章之說實相表裏而脩己治

人之道無不該盡蓋天命之性明德之所具也率性之道明德之所行也脩道之教新民之法度也戒懼者靜存而正心之屬也愼獨者動察而誠意之屬也致中和而位育者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而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但所及有衆寡而功效有廣狹致中和之功止於一家則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而明德明於一家一家豈別有天地萬物乎只是父子夫婦兄弟各正其分是天地位氣象慈孝友恭唱隨各盡其情是萬物育氣象止於一國則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而

明德明於一國及於天下則天下之天地
位萬物育而明明德明於天下矣三代之後
一家之位育者世或間出而一國天下之
位育者寂寥無聞以是深有望於
殿下焉

聖學輯要卷之一

修己

聖學輯要卷之二

脩己第二 凡十三章

臣按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帝王之學莫先於脩己

摠論脩己章第一

臣按脩己工夫有知有行知以明善行以誠身今取合知行而言者著于首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中庸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燖温之温(以火熟物曰燖)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涵泳乎其所已知(温故)敦篤乎其所已能(敦厚)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盡精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庸)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知新)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致知

之屬也盖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東陽許氏曰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

朱子曰約要也畔背音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勉齋黃氏曰博謂從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

立志

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可以不畔道矣

臣按脩己之功不出於居敬窮理力行三者於此章略發其端其詳在下

立志章第二

臣按學莫先於立志未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故脩己條目以立志爲先

子曰志於道 論語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

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眞氏曰志者進
德之基聖賢發軔乎此無遠不達無堅不入
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
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
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由以異可不
謹乎○北溪陳氏曰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
若有作輟退轉底意思便不得謂之志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下同

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
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

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朱子曰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又曰此敎人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

毫人欲之私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又曰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已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效於一九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悻其不及平人哉○又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

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勇猛奮躍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右泛言立志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 横渠文集

葉氏曰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叅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

立志之目

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纘
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
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所存
至公○程子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
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
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
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
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
而或移惟在以聖賢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
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

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此言人君之立志而亦切於學者

右言立志之目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下同朱子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立志之效

朱子曰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
之事矣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朱子語
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
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
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
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
將誠意吟詠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
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
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

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程子曰世間有三件事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

右言立志之效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

立志之反

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暴猶害也非猶毁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毁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又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

如此說便是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明道對神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生民之福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義者宜也乃天理之

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空也由行也此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右言立志之反

臣按志者氣之帥也志一則氣無不動學者終身讀書不能有成只是志不立耳志之不立其病有三一曰不信二曰不智三曰不勇所謂不信者聖賢開示後學明白諄切苟因其言循序漸進則為聖為賢理所必至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彼

不信者以聖賢之言爲誘人而設只玩其文不以身踐是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蹈者世俗之行也所謂不智者人生氣稟有萬不齊而勉知勉行則成功一也踊躍築埋孟子所嬉而卒爲亞聖暮歸喜獵程子所習而卒爲大賢何必生知然後乃可成德乎彼不智者自分資質之不美安於退托不進一步殊不知進則爲聖爲賢退則爲愚爲不肖皆所自爲也是故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守者氣稟之拘也所謂不

勇者人或稍知聖賢之不我欺氣質之可
變化而只是恬常滯故不能奮勵振發昨
日所爲今日難革今日所好明日憚改如
是因循進寸退尺此不勇之所致是故所
讀者聖賢之書而所安者舊日之習也人
有此三病故君子不世出六籍爲空言嗚
呼可勝歎哉苟能深信聖賢之言矯治不
美之質實下百千之功終無退轉之時則
大路在前直指聖域何患不至乎夫人以
眇然一身參天地而並立學問之功至以

位育為能事故匹夫而得其君尚以一夫之不被澤為已憂況人主都君師之位負敎養之責為四方之表準其任之重為如何哉一念之差至於害政一言之失至於僨事志乎道遵乎道由是而使一世為唐為虞由我也志於慾趨於慾由是而使一世為叔為季亦由我也志之所向人主尤不可不慎也薛文清曰吾心誠有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又曰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伏惟　殿下留念焉

收歛

收歛章第三

臣按敬者聖學之始終也故朱子曰持敬是窮理之本未知者非敬無以知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此言敬爲學之始也朱子曰已知者非敬無以守程子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此言敬爲學之終也今取敬之爲學之始者置于窮理之前目之以收歛以當小學之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論語

朱子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張子曰義理之學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齋)遫(禮記下同)

陳氏曰舒遲閑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遫者謹而不放之謂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陳氏曰重不輕擧移也恭無慢弛也端無睇

視也止不妄動也靜無或噦咳也直無或傾顧也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之貌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已久可且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又曰言敬者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

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節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言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朱子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人不至則聲必

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延平先生固是涵養純熟致然初學亦當以此爲法

右言收歛其容止

○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大雅抑之篇

朱子曰柔安嘉善玷缺易輕捫持逝去也言

収歛言語

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其戒深切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弗○禮記

陳氏曰綸綬也綍引棺大索也

臣按此言王言雖微其利害之效則甚大不可不慎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

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易繫辭亦孔子語○節齋蔡氏曰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跡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理也不善則悖理矣君子言行善則和氣應之不善則乖氣應之和之至則天地位萬物育乖之至則天地閉賢人隱故曰動天地也

右言收斂其言語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收斂其心

禮記 應氏曰敬之反爲敖情之動爲欲志滿則溢樂極則反

臣按志滿謂得少爲足侈然自大也

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曰問學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

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
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
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
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
也○又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
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
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
行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

後能灑掃門户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又曰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且去提撕便見得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

右言收斂其心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程子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葉氏曰涵養心

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又曰學者須
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
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涵養一節疑古人直
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
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
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
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
大抵敬字徹上徹下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
進步處◯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

居敬

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〇又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

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
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
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薛氏曰靜中
無限妙理皆見

右言居敬為窮理之本以起下章○臣按
南塘陳栢所作夙興夜寐箴甚切於學者
受用故謹錄于左於收斂最有力

箴曰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
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
右言夙寤
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

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

右言晨興

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顔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

右言讀書

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

右言應事

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

右言日乾

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

右言夕惕

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

乾右兼夙夜而言

臣按收放心爲學問之基址盖古人自能食能言便有教動罔或悖思罔或逾其所以養其良心尊其德性者無時無事而不然故格物致知工夫據此有所湊泊今者自少無此工夫徑欲從事於窮理脩身則方寸昏擾舉止踰違其所用功若存若亡决無有成之理故先正教人靜坐且以九容持身此是學者最初用力處也然所謂靜坐者亦指無事時也若應事接物不可

膠於靜坐也況人主一身萬機叢集若待
無事靜坐然後爲學則恐無其時但不問
動靜此心未忘持守不解如許魯齋所謂
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則無事而虛寂
可養其體有事而照察可正其用聖學根
本於斯立矣聖賢之訓昭然不誣願 留
睿念焉

窮理章第四上

臣按收斂之後須窮理以致知故窮理次
之程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

窮理

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工夫大要如此其詳如左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下同

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

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子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
危而不安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
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朱子答程
允夫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
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少却玩
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似分明却與自家
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
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

思却久遠此是本源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向在高沙因吾弟說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中庸○亦孔子語

朱子曰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臣按格物致知之說經文不詳先賢多所發明而程子李氏朱子三先生之說最爲

明切謹錄其略如左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程子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識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跡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

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

之理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
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
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又曰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
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
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
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
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
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
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
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
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
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
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
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
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
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
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

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程子旣言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旣言一草一木不可不察又曰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皆互相發明各盡其旨須融會貫通可也

○延平李氏曰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累之多胷

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
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
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
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
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
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
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
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
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

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

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盖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

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

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又曰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又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

窮理用功方

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

朱子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朱子

曰若閑時不思臨事而思則已無及事事須
先理會萬事萬物固皆理會而察之於身尤切故引夫子之言表出之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橫渠文集
葉氏曰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
新意何從而生○張子曰不知疑者只是不
便實作實用功也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
是疑也○朱子曰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
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
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向見李先生曾
說來今日方驗得非虛語也○又曰延平先

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晝也)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心靜則理明)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程氏外書○伊川先生語)

葉氏曰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淸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朱子曰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

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右言窮理用功之方（窮格踐履雖是兩項工夫要須一時並進故已上主論窮格而亦兼踐履之意）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卦之象辭）

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

大畜之義也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朱子大全

朱子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

讀書法

然之跡必然之效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又曰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又曰讀書其

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
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
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
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
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安
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
斷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
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
則心潜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
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

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又曰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貪多務得不暇仔細慣得忙迫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註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更反復玩味

令其義理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又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已上言讀書要須致精○龜山楊氏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

象意之表盖其所自為者如此○朱子曰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涵泳是熟讀深玩之謂）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程子曰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類（皆見論語）皆思其如何作為乃有

益○東萊呂氏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朝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已上言讀書要作實用

右通言讀書之法

○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小學集說陳淳氏語○果齋李氏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取古今嘉言

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大法此略備焉○朱子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自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點化出些精采○或問某自幼既失小學之序矣請授大學何如朱子曰授大學也須先看小學書只消旬月工夫○魯齋許氏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右言讀小學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 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閑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於訓詁無窮者當會之以神（論語集註程子語）

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

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矣○程子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又曰如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昌黎文集

讀四書法

程子曰顔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程

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又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朱子大全）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未發之中）無過不及（已發之中）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

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
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
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
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子曰讀中庸者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
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慎恐懼
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飫
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

知其至焉

右言讀四書法○朱子曰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論語下同)

朱子曰小子弟子也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又曰詩本性

讀六經法

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不學詩無以言

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語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亦孔子語須是未讀詩時如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論語

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又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永嘉周氏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

於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盖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

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禮記）

劉氏曰志則端之初發者（德在心而性是德之本故曰德者性之端志是心之所之故曰端之初發）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永歌其聲永歌之不足則

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爲樂可以矯僞爲之乎○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學者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又曰古樂

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臨川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

而禮樂之理則在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程氏遺書○明道先生語朱子曰讀尚書歷代世變難看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又曰尚書初讀甚難似見與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

事皆是切己○武夷蔡氏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

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易繫辭

朱子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至微

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程子易傳

葉氏曰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孟子下同

朱子曰王者之跡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盖言斷之在己所謂筆

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

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逮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春秋大義數十葉氏曰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內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

讀史法

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

右言讀六經法○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别

○讀史須見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又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東萊呂氏曰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須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

之禍亂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許氏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右言讀史之法

臣按讀書是窮理之一事而讀書亦有次序故謹採聖賢之說編之如右第於四書六經之外亦有宋世真儒周程張朱等書

性理之說皆切於聖學不可不細玩而深繹之也竊思自有經傳以來士子孰不讀書然而真儒罕作人君孰不讀書然而善治鮮興其故何哉讀書只爲入耳出口之資不能爲有用之具故也盧陵羅大經有言曰予今之士非堯舜周孔不談非語孟庸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是可歎也此

言正是今日之病也嗚呼士子之讀書將以求富貴利達故其病固如此矣若人君則崇高已極富貴已至所勉者窮理正心所求者祈天永命捨此他無所望猶有多搜愽考務以華外不作切己之用者豈非不思之甚乎伏願 殿下深懲此弊務精性理實之以躬行不使經傳為空言

國家幸甚

聖學輯要卷之二